

楊顯之瀟湘夜雨(上)

王止峻

王安石的新黨人物

元初戲曲家楊顯之，大都人（今之北平），與關漢卿爲莫逆之交，楊、關二人皆擅寫雜劇著名於世，楊所著雜劇九種，除瀟湘夜雨外，尚有鄭孔目酷寒亭，黑旋風喬斷案，醜駙馬射金錢，劉全進瓜等。

元初，蒙古人統治中國，列儒者降爲九級，與十級之乞丐相鄰，故以儒家爲本之大漢民族，既少仕進機會，亦不許其昌言孔孟學說，一班學者，埋頭草野，或採歷史故事，或取民間傳言，編爲歌曲，配以管絃，其所編者爲忠孝節義之事，令幼童習之演之，漸漸成爲社會上的主要娛樂，其始觀衆，多爲漢族人民，繼而政治上的蒙古軍民，亦趨之若鶩，無形中潛移默化，宣揚了中國固有文化，亦即孔孟思想，使蒙古民族思想，與漢族孔孟思想融化而爲一。即清初之滿族思想，亦循此途轍，而與漢族之孔孟思想融合，今日漢滿蒙回藏，五大民族，雖仍各保有其風俗、習慣及宗教信仰，而大體言之，均係中華民族之思想，亦即孔孟之義理思想以及堯舜之中道思想，此中國文化之偉大所在也。瀟湘夜雨一劇，闡揚感化主義，誼責忘恩負義者流，實於世道人心，大有裨益。瀟湘夜雨主角張天覺，即張商英字天覺，北宋徽宗時，曾繼趙挺之爲參知政事，係王安石新黨一系人物，雖隸新黨，然尚中和，有文名，本劇張天覺係以廉訪使名義，南赴江淮一帶探訪，所携一女，小名翠鸞；崔文遠，以打魚爲生之老漁夫，崔甸士，崔文遠之堂侄，試官趙錢，字孫李等。

話說：北宋張天覺，在徽宗時，官拜諫議大夫，奉命以廉訪使名義，赴江淮一帶視察，携帶女兒翠鸞，小童興兒，及侍從等，由帝都汴梁乘船沿淮河進入皖贛鄂三省交界近鄰之江州地帶，河道窄，航行困難，又值掀天狂風，從北而來，颶的河中波浪翻滾，船身搖顛起伏不定，水花濺了一船，廉訪使不知避風停船，等待風停浪靜再走，他反而命令船夫，迅速開船，離開這個風浪危險之地，船夫說：大人！不能開船，船一開行，危險很大，再加顛搖，恐怕船要翻覆了，張天

覺怒道：你懂的什麼？本大人命你開船，你就開船，再不開船，本大人將你的狗腿打爛。船夫無奈，只好遵命開船，船一開行，風浪一打，船便傾側，船上的人們一慌，船更搖顛，一搖兩搖，船便翻入河中了，船夫在河中先與小姐翠鸞相遇，忙扶救在岸上，忙又跳入水中，去救大人去了，這時有一漁翁，適因打漁風大，停靠岸旁，見一少年女子，爲船夫救扶岸上，衣履盡濕，瑟瑟作抖，漁翁急忙移艇相問？這時雨過天晴，風平浪靜，翠鸞答道：小女子爲張大人廉訪使之女公子，小名翠鸞，適因狂風過境，河中風浪甚大，未聽船夫避風停船之言，仍向前行，以致浪打風掀，船翻人覆，至今船已前去，父親及隨從，不知何往？是否有人救起？現在在什麼地方？能否相會？今奴子身淪落河岸之上，眼看日薄崦嵫，何處存身？不禁放聲痛哭，老漁夫忙慰之曰：小姐不必痛哭，尊大人乃朝廷命官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前途必有人扶救出險，父女自然不久會相會，小姐不必傷感痛哭，老漢陪妳等候消息，如日落後無消息，小姐不必再等，因夜冷風大，小姐濕

衣在身，凍壞身體，如何是好？老漢崔文遠，落籍在此，打漁爲生，年已花甲，孑然一身，我擬請小姐暫往小舍一住，一面略事休息，一面打聽令尊消息，父女自然不久相會如何？翠鸞略事遲疑，崔文遠道：老漢膝下無兒，擬收小姐爲義女，以便相處如何，張翠鸞聽罷，便在岸邊跪下，向崔文遠道：義父在上，受女兒一拜。崔文遠連忙用手扶起，父女架着小艇，到小舍中去了，正是：船過淮河渡，心忙去路催，豈知風浪起，攪下一天悲。廉訪使張天覺，也被船夫漂流數里之遠，到了江州碼頭救起，圍了許多人觀看，大家一哄傳，地方官知道是廉訪使張大人落水遇救到此，趕忙前來迎接，送入碼頭旁頗具規模的一個驛站休息，張天覺換了濕衣，環顧左右，小童與兒，隨從四人，均已脫險在側，惟獨愛女翠鸞，不知漂流何方？生死未卜？悔不聽船夫之言，在大風雨之中，催舟前進，致船覆河中，愛女失踪，不覺淚流滿面，甚爲痛悔，當即寫下告示，沿途張貼，如有收留小女或送來者，酬銀二十兩，不在話下；却說：老漁夫崔文遠和義女張翠鸞，回歸舍下後，翠鸞日夜思念親父，不斷流淚痛哭，崔文遠除加勸慰之外，亦常出去打聽消息，但荒郊曠野，路少行人，間有一二過客來往，都是匆匆忙忙趕路，一問三不知，所以打聽不出一點消息，日子久了，父女倆對打聽消息，也久不急了，彼此心情，也就漸漸安定了，翠鸞雖係宦門之女，然對料理家務，並不陌生，一早起來，頭上包上一塊花布，提着掃箕，打掃灰塵，洗抹桌椅，將家中收拾的一乾二淨，崔文遠打漁歸來，

翠鸞烹上一條鮮鯉，崔文遠喝上二兩白乾，談上一段故事，父女們到也其樂融融，一日，天氣特別寒冷，崔文遠尚未出去打漁，正在院中修理漁網，忽聽剝啄剝啄地有叩門之聲，崔文遠開門一看，原來是堂侄崔通字甸士的到來，老漢一喜，拍着崔通的肩膀說：我道是誰？原來是侄兒到來，我說里，一打早喜鵲連聲叫，果然有喜事，快到屋裏來坐，外面冷的很啊！伯侄到了屋裏，崔文遠將炭盆加了些木炭烤火，談詢起來，侄兒？你爸媽都好嗎？你今年是二十二歲啦，長的比以前高些，也更壯些俊些，你父母跟你定過親嗎？過冠之年，也該成家立業啦。崔通答道：侄兒年紀尚輕，此次南來探視伯父一遭，即赴汴京應考，在功名未就之前，暫不談論婚娶。原來崔文遠是河南省扶溝縣人氏，二年前離家，由淮河乘船南下，到了江淮交界之東流縣，落戶打漁爲生，二年以來，起屋造船，漁業收入，頗有積蓄，生活到也逍遙自在，伯侄二人，夾七夾八，談着談着，崔文遠忽略顯沉思，想起義女翠鸞，今年一十八歲，侄兒崔通，略長四歲，郎才女貌，到是一對良配，不知是否姻緣成就，我且叫翠鸞出來，讓他和她見面，看看緣份如何？也是好的。當即對崔通說道，爲伯收養一個義女，名喚翠鸞，今年一十八歲，甚爲賢淑，我且叫她出來，你們兄妹見面，當即叫道：翠鸞！翠鸞聽的義父叫喚，遂收拾針線，珊珊出來，上前施禮，崔文遠向翠鸞介紹崔通道：女兒！這是爲父的侄兒，也是妳的兄長崔通，你們見面，崔通見翠鸞秀眉微鎖，體態姣麗，上前一禮道，賢妹萬福，翠

鸞見崔通溫雅之中，帶着敏慧，不覺面顯紅暈，歛衽還禮，崔通在此住了三天，兄妹已情意款通，崔文遠看姻緣成熟，當即向二人正式提議定婚，男的歡喜答應，女的雖羞顏不言，亦未表示反對，一段姻緣，就此決定。男的以考期已定，第四日即辭別崔文遠與翠鸞上道，臨別之時，不禁依依惜別，崔文遠說：侄兒！你考取後，即來接我女兒翠鸞，早日成親，翠鸞道：你若佔了鰲頭，不要心不應口，見異思遷，崔通云：我若負了你，將使天不蓋，地不載，日月不照臨（盟辭空洞，滑頭），正是：成就良緣頃刻間，何怕蟾宮不許攀。

文彩風流金銀滿盤

崔通與伯父崔文遠，及未婚妻張翠鸞，依依惜別，前赴汴京趕考，求取功名，臨別之時，崔文遠說：侄兒！你功名考取後，第一要事，即接翠鸞前去成親，張翠鸞秋水盈盈，注視着崔甸士如何答覆？崔通答道：伯父放心，侄兒必遵伯父之言，如得功名成就，立即接迎伯父及翠鸞，前往任所，共享富貴，指天劃日，盟誓旦旦一番；崔通到了汴京報名應考，瀟湘夜雨劇的撰者楊顯之先生，將這位主官，寫成爲一個僅識之無的糊塗蛋，以博讀者一燦，他說主考官姓趙名錢，字孫李，顯取百家姓上的第一句捏成人名，主考官說：今年秋開大考，聖上選派我這僅識之無的鴻材博學爲主考官，正是：皆言桃李屬春官，偏我們牆外一般，何必文章出人上，單要金銀滿秤盤，本屆初考已畢，內中考卷中，有一舉子，姓崔名

通字甸士者，思想搞通，文章風流，擬考取為第一名，但再覆試一次，看看如何？即通知崔通前來應試，趙錢考問一字說：東頭下筆西頭落，是個什麼字？崔通答道是個一字，趙錢說：好，不枉你考取了頭名狀元，能認識這等難字，趙錢又說：崔通！你會聯詩嗎？崔通答道：會，趙錢說河裏一隻船，岸上八個拽，你聯下去，崔通說：若還斷了纜，八個齊吃跌，趙錢又說：一個大青碗，盛的飯又滿，崔通答道：相公吃一頓，清晨飽到晚，趙錢說：好秀才，好秀才，看了你的文章和口才，知道是學富五車，文彩風流的學士，其才之大，可以當我試官的老師哩，而且相貌英俊，年紀青青，如若你未娶妻，我的寶貝女兒，正在待字閨中，若能結為夫婦，一方了了我的心事，一方得了這樣的乘龍快婿，我趙錢也可依為臂助，可狼狽計劃未來的前程哩，趙錢心中打算既定，便命他的差役張千，到崔通住的地方，問崔通已否婚娶？崔通問差役張千：我已婚怎麼？無婚怎麼？張千說：我家相公，奏准皇帝，先放你為秦川縣令（秦川在今甘肅省之東南），你若已婚，即便前往秦川縣署接印，如若未婚，我家相公，有一千金，芳齡一十八歲，尚待字閨中，擬招你為婿，你看如何？崔通尋思，我伯父的義女張翠鸞，是個窮困落魄的女子，我伯父是打漁為生的鰥夫，我跟張翠鸞結婚，前途無發展，生活很困苦，到不如說我未結婚，娶了趙試官的女兒，可以藉趙試官的官勢，可以攀附緣引，飛黃騰達哩，這是我崔通時來運轉，前程似錦的先兆，主意打定，便對差役張千說道：你對你家老爺趙試官說：我崔通以功名未就，尚未婚娶，差役

張千，將崔通的答話，回覆了趙錢趙試官，趙試官聽了十分高興，當即將崔通請到官邸，一面將官邸打掃粉刷，張燈結彩，紅燭高燒，鼓樂喧天，一面令他的女兒，穿花戴銀，粉其面，紅其唇，頭蒙幘巾，侍女揜扶着，珊珊出來，司儀唱贊，夫妻交拜成禮？送入洞房，揭去新娘蒙頭幘巾，崔通一看，不覺頭暈眼花，幾至失聲叫喊，原來新娘子是個醜八怪，但見頭大腰粗，嘴闊髮黃，足下雙跌，足有一尺來長，兩眼注視着崔通說：你好俊呀？我的小小寶貝，快來上床，與老娘親熱起來，崔通坐在椅上，呆若木鷄，新娘子力氣甚大，抓小鷄似的，一把將崔通，抱在床裏，脫去衣服，一夜翻騰，何止數四，女人究竟是女人，其貌雖醜，其物可用，婚禮已成，為之奈何，崔通也祇得認了，三朝已過，新婚夫婦，相偕赴秦川任上去了；却說，崔文遠和義女張翠鸞在貴池原籍，與崔通相別，不覺匆匆已過三年，聞聽歸來的鄉友們，不斷傳說：崔通考取榜首後，外放為秦川縣令，又有人傳言，崔通赴秦川縣署時，且緊着同行，這些消息，傳入崔文遠與張翠鸞的耳中，崔文遠當打魚歸來，杯酒下肚之後，嘗嘗大罵崔通，小畜生，你一別以後，三年期間，不算為短，為何片紙隻字，不來一封，果為傳言所說：你已另娶，偕赴秦川縣署，我絕不與你這畜生干休，言罷，不禁拍桌捶胸，張翠鸞坐在旁邊，雙眉愁鎖，唯有嚶嚶飲泣，中國傳統文化，人們對於「信守」二字，視為金科玉律，遵行不變，東漢的范式、張劭，是太學中的同學，畢業後分離時，曾約三年後某月日，范式要來拜會張劭，范式是浙江省金華縣人，張劭是河南省汝南

縣人，當時交通不便，交通工具，不過牛馬車而已，千里迢迢，遠行十分困難，不料范式竟如期而來，至則張劭已死，棺柩正待下葬之際，范式素車白馬，適時趕至，參加葬禮，哭祭而歸，這種守信約，重友誼的道德，真是倫友中的楷模，歷史上這類守信義的事蹟，不斷紀述，如俞伯牙與鐘子期，尾生與女友，季布一諾千金，豫讓死於知己等，此皆中國民族之偉大精神表現，至於婦女方面，亦是史不絕書，如樂昌公主與徐德言之破鏡重圓，梁山伯與祝英台之死化雙飛，虞姬為項羽而死，綠珠為石崇而亡等，有甚信義之事蹟，即有甚歷史之信義可紀，若乃夫妻勃谿，夫離婦嫁，兒女受累，家庭破壞，生活有何意義，生命有何價值呢？孔子說：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，信之於人，是如何的重要，吾中華民族之子孫，可不遵守先聖之遺訓嗎！張翠鸞是名門閨秀，且係生於宋朝女子重守節的時代，自然是看重信諾，她與崔通，雖未結婚，但既已訂婚，即視為終身不變之歸宿所，一個女子，對於初戀的情況，即視為一生最純潔且神聖的遭逢，但她一生中不會忘記的，即與他人結婚，猶能於潛意識中不斷現影與迴味，張翠鸞自與崔通別後，初猶靜安守常，但一年、二年、三年過後，煩悶之情，與日俱增，崔文遠看在眼裏，心中亦甚煩悶，最後決定，籌措了足夠的旅費，命張翠鸞先赴秦川縣，去會崔通，老夫略事擺擱，隨後即去，臨行時，適有老友張公，前往秦川縣賈實，託其沿途照料。張翠鸞辭別義父，隨同張公，前往秦川縣會見崔通去了，正是：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